

吻进芳魂



系 51B-3

44.54
SSQ
C-2



魂芳进吻



海南出版社

宋思樵 著

琼新登字(03)号

爱不释手系列丛书
吻进芳魂 宋思樵 著

*

责任编辑:何 为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105. 海口市滨海大道花园新村 20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80 印张

字数:160 千字 印数:8000 册

ISBN7-80617-086-1/I·36

定价:79.80 元 (每册:7.98 元)

内容简介

如果爱情是那样的简单明净，如果爱情不会使人变得复杂，她愿意把她的一切全部押在上面。可是，至情至性的付出，却并不意味着爱的路上是坦途一片。

多少人为她付出了全部的爱，而她竟然只把他们看成了朋友；而多少人又把她作为朋友时，她们的友谊是纯洁的吗？

同样，她为他要献出一切时，他竟不屑一顾。他们带着伤痛，在各自的生活之路上奔波，他们又各自投入了别人的怀中，他们获得了幸福吗？

像她这样一个女人，真心真意地付出却毫无结果，而有人为了得到她却设下了一个多么可怕的圈套。她踏进圈套，与鲜血与热火溶炼在一起，她在溶化中化为了灰烬，还是愈加坚定了信心呢？

在经过一连串的感情与人生遭际的轰震后，她在硝烟中走出来，找到了重新生存之路，但是这对她已冰冷的心灵注入了热火吗？

她在最可怕的折磨与污辱之前没有低头，也没有落泪，而在她安居乐业，在异国他乡安渡她的伤痕累累的心灵时，她却意外地邂逅了她曾经最彻心彻性地爱着过的恋人……

郭鸣是班里很出众的女孩，全班男同学一直给她打满分。可郭鸣对全班男同学没有一点好感，总是对他们冷冰冰的，视如草芥。

对郭鸣追求过的男孩子不下一排，但是谁都没有成功，这已是大学一年级的事情。不是这些男孩子没有资格配不上郭鸣，而原因只在于郭鸣自己。郭鸣在上大一时，并不懂爱情，相反她对自己的同性朋友非常注重，尤其珍惜友情。所有的女孩子都愿意与郭鸣来往，一方面是由于郭鸣特有的女性的魅力，吸引同性最愿意与她交朋友；另一方面，所有的女孩子与她接近的真正的秘密还在于为她们自己的快乐，因为男孩子们往往是从郭鸣的朋友身边来挖郭鸣的，这样，女孩子们可以接触那一直不理她们的男孩子。

郭鸣的对于爱情的不敏感是众所皆知的。这样，所有的男孩子一个败下阵来，另一个就想试试自己的身手。但郭鸣的存在却成就了许多对伴侣，女孩子们，就是那些郭鸣的朋友都各自与来追求郭鸣的男孩子们一对对地飞走了。只剩下郭鸣好孤单。郭鸣的心中是那样单纯，简洁，她对她的每一个朋友都全身心地表示友情，可是每一个女孩

子都是那样自私，都拿郭鸣作挡箭牌，来招引那些无头苍蝇似的丘比特的箭。

所有的男孩子都施尽了各种手段来勾引郭鸣，但郭鸣都一一以好朋友来待他们，他们也就耻于再言恋爱事。因郭鸣是那样纯洁，她的一张清纯，无邪的脸，是那样圣洁、美丽，几乎让你以为她就是圣女，圣母。

曾经有一个大三的大男孩，就不相信这一点，他要用他惯用的手段来征服她。他先用各种手段死皮白赖地贴上郭鸣，都没有成功，在这种状况下，他越是失败越是心急火燎地追求。有一次，他在请郭鸣看完电影后，欲施行强暴，他紧紧地抱住了郭鸣，他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来抚摸郭鸣，郭鸣没有像一般的女孩子那样反抗，而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不管他怎样行动，郭鸣只像一尊雕像般一动不动。

那个男孩子的手开始颤抖了，最后，他再也没有敢看郭鸣，夹着尾巴逃走了。这样圣洁的女孩，怎么敢动那些肮脏的念头吗？

郭鸣到大三的时候，她却一反常态，热烈地爱上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她同班一个男同学，是他们班学习最优秀的而且一直是不爱讲话的男孩。

这个男孩名叫金光亿，他的眼睛的诱惑力是没有任何一个女孩敢于抗拒的。但他从来不愿与女孩子打交道。大一的时候，全班所有的男孩子都像郭鸣献过殷勤，而唯有金光亿他连看都不看一眼郭鸣，当时的郭鸣也颇看不起金光亿，以为他就是那种书呆子，死啃书本的人。

原来金光亿来自一个书香门第，家教很严。从小的时候，父亲就对他管得很严格，要他努力学习，很少与别人打交道，所以金光亿是从小就身处这样的环境中，他们家庭的影响始终对他起作用。

再者，金光亿本身也很勤奋，他对于身外的事管得很少，每天在学校里除了学习，他就是到校园内的湖边散步。他喜欢一个人散步，放学回家也是愿意一个人悄悄地离去。

全班的女孩子也对他倾注了一切的愛，可他无动于衷，象根本没看见一样，有些女孩子仍旧一往情深地爱着他，但有的女孩子却认为他是个怪人，不通人情，甚至有的女孩私下里谈论说他准是个阴阳人。这一切在金光亿看来，都是虚假，甚至于自己毫不相干。

金光亿生得是如此俊美，他的气度更是无与俗比，也难怪被女孩子们成为谈论的中心。郭鸣却从不愿加入这些谈论者的行列。所以有人怀疑金光亿与郭鸣有关系。

郭鸣与金光亿真是天生的一对，这后来成为了全班男女生共同谈论的中心。而金光亿尤其出众，他不但仪表堂堂，更主要是他的学习一直是全班第一。相比起来，郭鸣的学习则不怎么优异，她只是在中等水平上。

郭鸣听同学们这样把他们配对，心里也着实有些激动。她私下里也开始注意金光亿了，这已是她被男孩子们追来追去之后的事。郭鸣在班里总有人请她吃饭和看电影等，看起来很惹人羡慕。而金光亿则一直是沉默的，不是没有人请过他，而是他历来就不答理女同学的邀请。

金光亿注意到郭鸣的时候，也正是郭鸣最红火的时候，所以在他的心里就一直有了这样一个影响：这样的女人，真贼！因为受家教的影响，女人就应该淑静，这是金光亿对女孩子的基本看法。

到大二的时候，不知怎么的，郭鸣显得非常冲动，就大胆地向金光亿靠近，有事没事总要找金光亿的茬。

刚开始，金光亿以为郭鸣向他请教问题是要求上进的表现，心里也就改变了一些对她的看法。所以，总是老师教小学生那样认真地给她讲解。而郭鸣则表现得很傻，总是听不懂。原来，在金光亿给她讲题时，她的心已不在学习上了。日子常了，金光亿忽然觉察到了这点，就用“不会”来谢绝了。相反，在班里总是那么沉浸不语的另一个叫陶静的女孩子引起了金光亿的兴趣，同时，陶静也对金光亿温温尔雅。

郭鸣大学毕业时，除了金光亿以外，她就是全班的第二名，但是金光亿却从来没有注意到郭鸣的这一变化。

用了三天的脑子，终于把大茂化学工厂的新产品设计出满意的样子。顾志刚深呼了口气。闭上眼睛，整个身子朝椅背后一躺，脑子被设计图案凝固了三天，差不多要痴呆了。手掌心在额头上按揉了两下，顾志刚从椅背后挺直了身子，睁开眼皮，带着欣赏的满意，四十五度的拿起设计样式看了好半天。

“郭小姐，请你过来一下。”

接了设计制作部主任有半年了，顾志刚从没见过郭鸣说一句职务以外的话，设计制作部除了两个业务员是男的，其他全是女的，女孩凑在一块，手边一没工作，就服装、发式的聊个没完，却从没见过郭鸣参加过。垂直的长发，简朴的衣裙，不管份内或份外，只要把工作交到她手里，期望的效果绝对迅速产生，多怪异的女孩。顾志刚把目光投回设计样式上，就像刚才并没有对眼前的女孩转过一堆疑惑的思想。

“请你把这个剪接好，然后拿给赵先生冲洗，告诉他色彩尽量弄得鲜一点，这次的客户是家大厂商，效果不好的话，下回人家就不找我们了。”

跟每次一样，接过交待的工作后，没有一句话，也没有一个表示，专注的听完自己的话，就退回去工作。顾志刚开始时的不适应经过半年，已经非常习惯了，要是哪一天郭鸣突然像其他的女同事一样，来句好的、是的、可以，那反倒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接受。

手边、脑子这刻是完全清闲了，拿出一根香烟，打火机刚点燃，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将烟夹在另一只手上，顾志刚有点无可奈何的接起听筒。

“设计制作部，我是顾志刚，请问哪一位？”

“顾主任吗？刘经理刚才交待，要你亲自和一位新客户接洽一件新的广告。”

“要我亲自去接洽？哪一家厂商？”

“佳味食品厂，时间是今天下午三点，刘经理说带郭小

姐一起去，可以帮你协助零碎的工作。”

“刘经理还有什么交待的吗？”

“就是这些了。”

烟头上一大截烟灰，往烟灰缸弹了弹，顾志刚看看表也已经两点半了。

“郭小姐，王秘书刚才来电话，刘经理要你三点跟我一起去佳味食品厂接洽一件新的广告，你把手边的东西整理好送给赵先生冲洗，我先到底楼车房把车倒出来，你弄好就下来。”

出了电梯间，顾志刚掏出了钥匙，车才开出街口旁边，郭鸣已经下来了，顾志刚真是佩服到极点了，女孩子的工作效率这么快简直少得不可能，难怪陈经理要她跟自己去，如果自己当经理，需要的秘书，绝对是这个怪异的女孩。

打开前座右边的车门，郭鸣没有一声谢谢，但嘴角牵动了一个不算笑容的笑，低着头坐了进去，关上右边的车门，顾志刚绕到左边，心底有种很滑稽的欣喜，和这女孩接触了半年，第一次看到第二种表情，尽管那个笑只是象征性。

车滑上街道，顾志刚从反射镜里看到郭鸣，刚才闪现不及一秒钟的第二种表情完全没有了，静止的五官像雕塑的石膏。一个正常的女孩子不该是这样的，半年来的疑惑像沉淀后摇晃全升浮起来，顾志刚突然有一股探讨疑惑的欲望，尽管反射镜里的面孔那么冰冷，那么散发着与外界的距离。

“郭小姐，你到这个广告公司有多久了？”

“八个月。”

郭鸣比自己晚两个月到广告公司，这其实早就知道了，但顾志刚非常明白，跟这样怪异的女孩打开话题，是需要从最表面的言语做起始。

“那你比我晚两个月。你从前在什么地方做事？”

“没有。”

又是最简捷的回答，不过顾志刚很满意了，比意料中要好多了。

“这是你第一次踏入社会工作吗？”

“嗯。”

“第一次工作，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这很难得，公司上下都认为你工作能力相当强。”

字句里没有疑问，得到的果然是一片空白，顾志刚早该晓得，她不会回答多余的话，暗暗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声笨，顾志刚脑子转了转，又转出一个郭鸣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你对你现在的工作还喜欢吗？我是说：你对这个工作的兴趣浓不浓？”

“无所谓浓不浓，只是它能使我把白天过完。”

太意外了，简直意外透了，想也没想到，郭鸣会一次用这么多字，顾志刚握方向盘的手差点忘了转弯。望着那张依旧静止的脸，不知道为什么，顾志刚好象在雕塑的表情里感觉到一份隐伤。

“为什么说，能使你把白天过完？”

“——还有多久才到佳味食品厂？”

很明显的回答，她不愿意告诉自己，但疑惑已经加上了好奇，顾志刚那种探讨的欲望更深了。

“差不多还有五分钟。你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问题，是不是不方便讲？也许我不应该问那么多，不过——”

“不过你心里充满疑惑，同时也充满好奇，对吗？”

像隐私被活生生掀了，顾志刚的脸从耳根后一直热过来，探讨的欲望整个被自己的仓惶压低了，握方向盘的手像做错事般，有点把持不住。但更意外的事跟着来了，顾志刚简直不能相信，灼热的耳朵居然听到这样的话。

“每个人或多或少会撞上些悲剧，这些悲剧停留在记忆里，有的会随着时间消失，有的却日复一日加深，我撞上了一个属于后面的，我没有能力帮助自己从那个悲剧走出来，所以把每一分钟都安排了工作，因为我没有办法承受空闲时那份噬心的痛苦。”

没有表情，仍然是那么静止，但眼瞳里不再是一贯的冷漠，疑惑与好奇被同情取代了。顾志刚对自己的追问产生残忍的感觉。很想用一些话来表示内心的意思，而舌根却变得笨，佳味食品厂的霓虹大招牌也近了。

近两个小时的商谈，很圆满地接洽了这桩广告，连郭鸣在内，都认为顾志刚商谈的过程极用心，而事实上；两个小时的过程，顾志刚把自己分成了两面，一面对佳味的代表人，一面对郭鸣在车上说的那些话。

车子再度起驶，发动了引擎，顾志刚咬了咬舌根，从的反射镜里注视郭鸣，好几次要说些话，但一句也不知道从那说，反射镜里的表情还是静止，然而顾志刚看得出来，这个女孩需要一个人听她那些撞上的悲剧，那些可能尘封很久的悲剧。

“能告诉我，那桩悲剧离现在有多久了吗？”

“你真的想听吗？”

“我是想了解，而且我希望我可以给你帮助。”

这是很奇妙的，顾志刚感觉对郭鸣的悲剧驮上了一种责任感，那种感觉跟去年第一次发生车祸，撞伤了一个中学生相同，好像郭鸣的悲剧是自己撞出来的，是自己的好奇与疑惑撞出来的。

“如果你真的愿意知道，我为什么不说？多数人并没有兴趣去听别人的过去，尤其是跟自己无关的悲剧。”

“那只是多数人，并不是全部。”

“什么时候想听？”

“现在。”毫不考虑的。顾志刚犯罪而有机会被宽释般，即刻捉住这机会，仿佛稍为怠慢，机会就在一秒钟间消逝：“现在好吗？也许坐在在车里讲不大舒服，晚饭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们何不一块找个静点的餐饮地方，边吃晚饭边讲，你的意见怎么样？”

“我很喜欢这个意见。”

“我晓得一个地方，那里很静，不过是西餐厅，会不会讨厌吃西餐？”

“不很喜欢，但也不讨厌。”

“就在前面，那间绿色的墙，看到没？绿屋西餐厅。”

车子停在绿屋西餐厅前面，侍者领着到一张两人座的位置，适度的冷气清凉的渗入体内，郭鸣感受到一股从没有的平静，完全是冷气的关系吗？广告公司的办公室同样装置着冷气！

“你坐一会儿，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否则太太和孩子会等我吃饭。”

给玉华拨完电话，又在听筒里答应孩子回家时带口香糖，顾志刚完成一桩任务般，轻松的走向座位。郭鸣安详的侧面，两只手交叠搁在桌上，让顾志刚很自觉的想起修道院里那些修女。

“对不起，跟孩子在电话里聊了一会儿，小孩子很会捉机会，一听爸爸不回来吃晚饭，就要求买口香糖回去补偿。”

“你有几个孩子？”

“三个，老大老二都是女孩，老三是个男孩，皮的要命，明年要上幼稚园了。”虽然对面的人听的很用心，顾志刚却发现自己把不必要的话说的太多了，将手放在桌巾上，顾志刚歉然的笑了笑：“是不是开始让我听你的故事了？”

“我还是不太相信你真的愿意听。不过，很奇妙，说不上是为了什么，虽然我还没讲，但我感觉已经有发泄后的平静了，也许我一直没有对别人说过这件事吧！”

“这是一桩感情上的悲剧吗？”

“你和你太太结婚是因为你们彼此爱得很深吗？”

“我们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谈恋爱。”

“我用了一辈子的时间爱一个人，但——，他在我等待他对我求婚告诉我——，他告诉我，他要跟另一个女孩子订婚。”平静的出乎自己意料，郭鸣以为自己会失态的哭出好久没现流过的眼泪：“你没有办法想像那是多尖痛的感受，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张着口，像一具没有生命的模型，直到他完全走出我的视线，我才感觉到嘴角湿湿的，我哭了，哭的很厉害，我似乎想用眼泪挽回些什么，但他并没有看到，因为是他走出我的视线后，我才哭出来的。”

“就这样再没见过面？”

“他过了没多久就结婚了。”

“你现在一点他的消息也没有？”

“我不再需要他的任何消息，我已经努力使自己遗忘了，忘掉一桩属于感情的事业并不容易，那是我用了我最大的心力去做的。”

“我了解。”

“谢谢你。”

“你有没有发觉，你过于——，我的意思是，你对待自己，过于冷酷。你该有权力放宽自己，找寻另外的生命意义，而不是把自己丢在繁忙的工作中，所有不是属于工作的时间都给工作。”

“你以为我很喜欢用这种方式对待自己吗？”

“你不喜欢，但你没有放宽自己。”

“并不是我不愿意放宽自己，就像我并不愿意对自己那

么冷酷一样？”

“问题就在这了，你想放宽自己，可是你已经用一把锁关住了自己，开锁的钥匙就在你伸手可取的地方，可是你忽略那是你的权力，你以为伸手去拿那把钥匙是非份，是不应该的，总觉得冷酷的对待自己是逃不掉的。明白的说，就是一些在感情上受创伤的人，总认为他没有欢笑或歹观的权力。现在你了解了吗？放宽自己，去拿那把钥匙。”

眼睛从顾志刚的脸移到咖啡杯上，郭鸣低低的饮着咖啡，低低的沉思，低低的望着白色的桌巾，才舒畅的感觉再度跌入低低的心潮，跌的低低的。

“也许我该接受这些话，但现在，这些话使我原来的心情变得更不开朗。我们不谈我的事好吗？谈谈你，谈谈你的家、你的妻子、你的孩子。”

这情况再谈下去，得到坏效果是预料的，顾志刚带着同意的笑，把话题引开。

“我太太很贤慧，也很平凡，是丈夫的好妻子，是孩子的好母亲，百分之百做到上帝所赋予女人的责任。”

“你和你太太结婚以前还认识别的女孩吗？”

“我学校一毕业就跟她结婚了，她是我第一个女朋友，也是最后一个，她的第一个男朋友是我，最后一个也是我，我们两个都是初恋。”

“她是个幸福的女人。”

“你也同样可以去得到你的幸福，只是你不给自己机会。”那张脸顾志刚第一次发现相当美，深陷的眼睛，东方

女孩较稀罕的高挺鼻尖，宽而略薄的唇弧，稍呈尖圆的脸型，实在是很美的女孩：“美丽的女孩应该得到比其他女孩更多的快乐。”

“从和他分手以来，你是第一个赞美我的人。”

“你隐藏自己。行动上隐藏自己；把时间全丢给工作，外表也隐藏自己，视线从不接触别人。所以没有人有机会赞美你。”

“我今天没有隐藏我自己吧？”

“到广告公司这么久，我是第一次看到本来的你。”

“这不是完全的我。”

“完全的你是怎么样的？”

“本来真正的我很开朗，对生活充满信心与乐观。本来真正的我，并不爱把时间丢在工作里，我爱游泳、爱夏天的阳光、爱——”郭鸣把话刹住了，眼前的人会有兴趣听吗？两年没把自己坦露在别人面前过了，毫不准备一下把自己告诉另一个完全没想到的人，郭鸣遽然害怕自己的话会乏味的不令对方喜欢：“你有兴趣听另一个郭鸣吗？”

“当然喜欢，我怕你不愿意告诉我。”

“两年来，我第一次跟我自己以外的人这样聊天，我没想到会坐在这跟别人讲我的过去与现在。不过，坦白说，我今天真的有很大的兴趣让我以外的人听我讲话，我已有两年没这样讲过话了，如果——如果你真的愿意听，我很想把我自己完全坦露出来。”

静静的，仔细地听完郭鸣的每句话，顾志刚鼓励地轻